

杜  
詩  
言  
卷

杜詩言志卷九

佚名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嶺  
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  
饑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猶綠，日極傷神誰  
爲攬。

此自言其喪亂西行舉目有山河之異而天

涯孤客子然無所倚附之悲也。言我避地成  
都。又遭變亂。由綿而梓。此何地乎。則金華山  
之北。涪水之西也。當此冬寒之時。睇望此山。  
非吾山也。遙連越巒而來。蟠於三蜀。睇觀此  
水。非吾水也。播散巴渝。而直下於五溪。以我  
一身處乎其間。情何似乎。彼水之涯。有獨鶴  
焉。猶展翼而自舞。夫既無徒寡偶矣。吾不知  
其何事而尚爲此舞也。彼山之巔。有飢鳥焉。

頻延頸而悲啼。蓋既無所得食矣。吾不知其  
欲向何人而空爲此啼也。夫舞者無聊而獨  
舞。啼者不禁其飢啼。正與我之子然無偶者  
同其寥落也。目之所極。情景若此。能不黯然  
神傷乎。射洪春酒。誰爲我攜。以飫襟懷也。獨  
鶴一聯。真寫盡情事。而有人只作寫景讀去。  
負卻妙文。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草堂遺

跡

涪右眾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  
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  
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  
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  
爲我起。激烈傷雄才。

題是因遊山而得草堂遺跡。詩是因遺跡而  
並賦遊山。蓋結語乃是作詩本旨也。陳公負

才未得大用。正與少陵相感發。少陵固當悲  
陳公。而陳公亦卽當爲少陵悲。故曰悲風爲  
我起。激烈傷雄才。是兩人共互之辭也。旣欲  
作是詩。必遡其所由始。則緣遊山之故。因從  
遊山說起。言涪右多山。而舟行至此。則見眾  
山之中。有崔嵬高大。且佳氣蔥蘢。紫翠不凡  
者。則金華其獨絕也。於是山光與天光相抱。  
而蔚藍之色。下接瓊臺。何其豔麗也。不禁遊

興勃發。繫舟於絕壁之下。杖策以登臨。俯視層巔。縈迴萬狀。川谷之高下。悉爲開朗。斯山之生面。皆在吾目中矣。惟是時屆隆冬。遠眺雪嶺西傾之日。黯然無輝。但聽戴霜之鴻雁。聲有餘哀。此時山色愈增其淒惋。而羣峯之中。有韶秀曲折者。如玉女之跪而焚香。縹緲生動者。如仙人之往來於霧靄。夫吾之乘興而來。本以窮此幽勝。詎知更有得於意外者。

則陳公之讀書堂恰在此山之後。今雖石柱  
欹仄，苔徑青蒼，而遺跡猶存，令人追憶雄才  
傷其未得盡用，但聞悲風忽起，激烈之音如  
爲我而興感也。看他結構之妙，遊山之句，雖  
多而實畧，遺跡之詩，雖少而意專，此可以知  
其賓主之分矣。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尙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



園烟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  
匠不比肩公生楊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  
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  
素壁滑灑翰銀鈎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  
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風雅一道自六朝而靡唐初諸賢如王楊盧  
駱輩皆習於排偶纖麗不能追踪漢魏惟至  
拾遺公力挽頽風上宗前古直接楊馬此固

初唐一人非羣賢之所能及。故少陵尊之曰。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言其出於羣公之上也。又曰。公生楊馬後。名與日月懸。言其直接先漢之傳也。少陵爲有唐之一人。而於拾遺則其素所宗仰。故過故宅而致其流連慨慕之意。又爲之述其同遊之盛。以揚詡之。至決其所以足垂千古者。則在遺編之足信。而非區區名位之高下。所可軒輊於其間也。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  
扶疏。窈窕入風磴。長蘿紛捲舒。庭前猛虎臥。遂  
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烟塵對階除。吾師雨花  
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  
脫玷翳。白日照空虛。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耰。  
久遭詩酒汙。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  
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篋刮眼膜。價

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此少陵於顛沛之餘。忽作逃虛出塵之想。亦聊以寓一時之解脫也。言野寺隱於喬木之中山。僧高下散處於其內。但見石門之中。一種清涼閑靜之色。扶疏窈窕。而日色皆爲之改觀。就中得手者。雖猛虎皆爲之馴伏。皆其忘機之所致也。夫如是。則豈復人世烟塵之所得而犯哉。俯視彼萬家之邑。真不啻腳底。

泥矣。且此文公者，不獨與世相絕，並亦不復談道。往者十年之前，曾一開堂說法，而今則一併謝去，清淨寂滅，惟存性體圓明。聽彼信從之人，布金滿地，而彼皆不見不聞，如大珠之脫玷翳，如皎月之照太虛，滓穢全消，酬應屏絕，亦何妙明至於此極哉！以觀於甫隨波逐流，方南忽北，蕪蔓不治，久失芸耜，又且詩酒放情，簪裾被體，重重墮落，種種糾纏，不知

詩酒何益於身。簪裾何與於己。終與貴而王  
侯賤而螻蟻。同歸於盡。而吾生心地之初。有  
所謂第一義者。反不知置之何所。此吾所願  
聞於師者。不識師能大捨金鏹之刀。刮去盲  
人之眼膜。以迴向於此乎。此其汲引無生。本  
有至理。師雖善刀而藏。不以示人。而今倘肯  
一爲我吹噓乎。是所望也。夫少陵是一不能  
忘世人。雖流離顛沛之中。而忠君愛國之意。

猶然不釋本與文公自是兩塗若果能作忘世想則當天寶年間朝廷將亂之日早已同孔巢父掉頭而去矣寧至今日耶故知此語不過一時消遣非其真也

過郭代公故宅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兗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

親指揮存顧託。羣公見慚色。王室無削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咏寶劍篇。神交付溟漠。

郭代公爲通泉尉時。落落不拘小節。嘗掠人財千萬。以濟海內聲氣之士。及登政府。則諸臣所阿諛唯諾者。公獨廷爭。爲能定策立勳。以平內亂。此固少陵之所樂引爲同調者也。



故於其故宅痛發此旨起四句言豪俊未遇  
脫落不拘而爲通泉尉時放意自若也及登  
袞冕以下四句卽言其能力爭於諸臣唯諾  
之時而不爲阿諛也定策神龍以下四句卽  
言其從容決策使宮中之變亂翕然廓清反  
側消而睿宗明皇尊者無失其爲尊親者無  
失其爲親固可以膺顧託之重臨大節不爲  
所奪也羣公見慙色以下四句卽言其經綸

幹略非羣臣之所能及。而社稷賴以乂安。勳名圖於臺閣。歷久而彌光也。以是經其故宅。履其池館。壯公之臨事剛斷。足以平大難。決大疑。而顧步之頃。使人感激而涕流。代公之足動人傾慕者若此。至若則天之召對嘉賞。其寶劍詩篇不次擢用者。是亦足深人知己之感。溟漠之表。令人神往無旣也。少陵一生不遇知己。而磊落光明。不能見用於世。徒以

小節爲人之所指摘者皆於此詩寓其悲痛  
矣。

聞官軍收河南北

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  
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  
春作伴好還鄉。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

洛陽

余田園  
在東京

看他八句一氣渾成。中細按之。卻有無限妙

義直是情至文生。首言收薊北。先插劍外二字。便是流離萬里之外。異鄉人的註腳。曰忽傳。則是出於意外。非常之喜。接言涕淚滿衣裳。插初聞二字。便是此淚應聲而落。不待思想。試問此時此淚出於何典。一則曰感謝天地。宗廟社稷之靈。得以玉燭重調。金甌永固矣。一則曰吾君今而後。其可免於乘輿播越之憂。其可雪夫蒙塵犯順之恥矣。一則曰吾

民今而後其可免於井里邱墟之痛其可忘夫骨肉流離之苦矣。一則曰滿天下之忠臣義士積而不伸之悲憤皆可以快然而悉吐矣。是一初聞之下幾點熱淚中無限感傷一齊都集初非費卻商量較論輕重只是至性醇篤自然舉心動念便是如此。卻看一聯接下。卻看者迴看也。天下大計說完然後回看妻子則以他日之亂離奔走爲累者今皆可

安然無事愁何在耶天下之大計既定內外  
之愁思俱釋則平昔之借詩書以爲消遣者  
今可不事矣漫然卷去何等身輕而喜欲狂  
耶夫白日非放歌縱酒之時而因此狂喜則  
爲之放爲之縱而放縱之餘卽可乘便以還  
鄉且還鄉又時值青春以之作伴以視夫昔  
之逃竄兵戈滿眼雨雪載塗者何如耶是何  
其一善則無不善若此也然則吾何待耶卽

可從此巴峽以穿巫峽而下襄陽以向洛陽  
矣而吾故園之松菊不已近在目前耶何快  
如之也此篇一篇如一句讀者便易滑溜過  
去誰爲之細細咀嚼體味耶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  
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  
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

上頭

此以喻沉抑者之求顯達爲難也。言我泛此春江至此寺下而江水爲之停蓄而不流。蓋因其獨深故也。水旣深矣而山復更高。我因登山來此官閣適當半山之腰。坐憩於此。不覺迴添愁思。蓋此閣背山臨流。一團陰翳之景色。所倚者含風之翠壁。時有孤雲出乎其間。杳然而細也。所蔭者背日之丹楓。不啻萬



木蒼然而稠也。此閣之中，惟有小院迴廊，深鎖寂寂之春。此閣之下，惟見浴鳧飛鷺閒適悠悠之晚。是何幽靜有餘，昭曠不足，沉隱之士，允爲相宜。若欲進求上達，攀躋絕頂，以見諸天盛大光明之相，則登陟爲難，逆計其涉險憑危，攀曳藤蘿而上，則時已昏黑，亦茫乎其無所復見矣。此以見人生斯世，方欲有爲而時已弗逮者，大率類是。此吾所以添愁不

置者也。觀此詩，真可爲千古之遲暮不遇者一慟焉。

寄題江外草堂

梓州作寄成都故名

我本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疴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

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寧受外  
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  
澹凌風烟。事跡無固必，幽貞愧雙全。尙念四小  
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

此寄題成都草堂，以明去此之非得已也。士  
之栖栖道途，原期見用於世。旣已隱矣，卽當  
衡泌棲遲。故言我本性愛林泉，遭亂而至蜀  
江。誅茅經始，兩年之間，始得亭臺高下，做臨

清川以偕我會心之侶願已足矣何爲復出  
無如干戈不息不得高眠於是捨之而去情  
非得已豈敢云蛟龍本無定窟黃鵠志在摩  
天以賢達自居不受外物牽耶第因魯鈍之  
姿無悔吝先幾之哲携孳以去意求平靜而  
不意所至風烟輒起凌此慘澹之狀始知事  
跡無憑難以逆料固必旣無所用而幽貞徒  
兩失之苟早知其若此又不若全我幽貞而

不出之爲愈也。今者經營草堂之勞，與亭臺高下之勢，俱已付之不問。惟念手植之四小松，霜骨尙未長成，恐爲蔓草所侮，然而青青不彫之致，當必永爲鄰里所憐，而亦何須念之不置哉。噫，少陵之所遭遇者若此，其亦可悲矣。

櫻拂子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

蒼蠅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

此云不棄勳舊。所以明厚也。一櫻拂耳。不過資其炎蒸撲滅之用。而清秋之後。不敢闕其緘滕愛物如是。而世固有烏盡弓藏。兔死狗烹者。何耶。少陵故爲此以諷切之。

漁陽

漁陽突將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  
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  
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  
萬兵。

此代宗初年有吐蕃之倣諸將以程元振用  
事忌之而不入朝以致倉卒無備出幸陝州  
少陵聞而作是詩以諷諸將言漁陽突騎自

古稱雄。今日之精銳猶未減也。而又以赫赫之雍王奉命而節制之。則兵強而將勇。飄然踊躍以赴功名者。肯後時哉。何況朝廷當危急之秋。正臣子効忠之日。而擁兵不赴。此其計將安出也。若謂奸壬在內。恐後有功。大不賞之。虞則是自固之心。甚於敵愾。亦豈所以自全之道也。夫擁兵自固者。莫甚於祿山。充其義之所極。不過如彼北築雄武城。以防敗。



走而不知其不可得也。故爲諸將計。莫若致身事主。盡其忠瘁。死生以之。是乃不失爲王臣。如其然也。則一旅之師。足以勤王而敗虜矣。今日之勢。何須十萬兵。而艱於舉動若此哉。厥後吐蕃已入長安。而汾陽以數百騎直入吐蕃。一見而受盟以去。其爲事勢。何嘗出少陵之所料耶。嗟乎。僻遠放廢之臣。而急朝廷之難若此。彼按兵而不動者。寧無愧乎。

西山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鋌。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此因吐蕃之寇亂而悲西民之疲於奔命也。兵法兵自高地來者勝。蓋以上凌下其勢易也。夷界山頂。蕃州積雪。則其地高矣。而我內地仰而應之。則築城依於白帝。轉粟如上青

天其艱可知。夫彼以廬帳爲城郭，以牛羊爲  
乾餼，行逐水草，因糧於敵，而我城須版築，食  
須轉運，其艱又可知矣。是以邊釁最不可開，  
而王者務以德懷遠，守在四夷，其次則用和  
親之法，與之修好，庶得邊方寧謐，而民生之  
保全者多矣。乃以元振柄用，懷恩激變，引誘  
吐蕃入寇，而西方之攻戰煩興，將分旗鼓，兵  
助戈鋌，殺氣相纏，寧有已時耶。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烟塵侵火井。雨雪閉  
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廻  
首得無憂。

承上章言。殺伐既起。則捍禦爲勞。是以辛苦  
而立三城之戍。以防此萬里之秋。然不能禁  
之使不來也。烟塵則侵逼至於火井。雨雪尙  
封閉徧於松州。於是防戍之兵。冬寒不能罷  
遣。雖將軍之幕。邊風直入。而使者之裘。嚴寒

砭骨於斯時也。雖欲班師休息而迴首願望  
寇壘漫山能無憂其襲入乎。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  
船稀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  
報凱歌歸。

承上章言今之披堅執銳以禦戎虜者皆吾  
子弟也。未嘗不鼓舞用命而深入無如賊勢  
不衰關城要地猶被圍而不解以致蠶崖要

地相持日久。而鐵馬疲瘦難支。灌口屯兵糗糧日耗。而米船稀少。是則兵連禍結。尙無已時。乃辯士呶呶。爭上安邊之策。元戎諤諤。虛張決勝之威。均屬無用。惟有聽之運數。或者上天厭亂。使寇盜罷兵。則烏鵲知之。爲之鳴噪。以報喜音。然後可奏凱而歸也。烏可必哉。

冬狩行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

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  
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旆駝  
巖崖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  
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  
登鼎俎。胡爲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用。使  
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頓有前  
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  
士卒甚整肅。爲我迴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

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此因章留後之校獵，贊其士卒之盛，而諷之使勤王也。看他前路贊其兵馬之雄，校獵之盛，獲禽之多，總是譏其誤於小用，中間尊之以大將，望之以前賢，然後責之以擒西戎，使天子不再蒙塵也。總是關心魏闕，不敢暫忘。使有位者盡能若是，何患天下不太平耶。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  
皇天。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消息斷，無  
處覓張騫。

此各有感憤時事也。唐之肅代二宗，雖當撥  
亂反治之時，而措置失宜，任用羣小，以致將  
帥不能成功，臣鄰不能宣力，日就羸削，不復  
振起。終唐之世，凌夷衰微矣。故少陵感憤而

作此詩言諸將帥皆蒙恩澤假之以兵權隆之以爵位而用兵有年禍亂不息使我至尊焦勞宵旰則蒙恩而不能成功者亦將何以  
上答天眷哉今日者爭戰相尋草菅民命一亂方罷一亂復興白骨之死於沙場者相屬而交戰於雲臺舊拓之邊者又新以是疆宇日蹙使西北之通貢於中國者盡皆陷失而漢使乘槎之地絕無消息矣此其故可勝嘆

耶

幽薊餘蛇豕，乾坤尙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此第二首承上言，豈惟邊方失所，卽今之幅內如幽薊者，盜賊竊據，尙餘蛇豕，而乾坤之內大半皆屬虎狼，且不惟盜賊也，卽諸藩鎮受朝廷之爵命，而擁兵自固，抗不入朝，徵求

之使者日相望於道路以責望於小民然則  
尾大不掉之勢已成肘腋已生盤戾何暇更  
勤遠畧而思吞青海問越裳耶大君此時無  
可奈何惟務姑息而不敢興問罪之師只以  
罷兵息戰爲名則歸馬於華山之陽意非不  
美而其如國勢何也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  
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

賊本王臣

此第三首又承上言豈惟息戰又議遷都夫  
洛下雖爲天下之中四方貢賦之所入道里  
維均其積貯之富可以待翠華之留幸然而  
爲國者在德不在險長安根本之地鐘簋廟  
貌之所存豈可輕去即使東都便有金湯之  
固亦不足取惟當使人心鼓舞用命則宇宙  
之氣常新願何以得此於民哉不過躬行儉

德則盜賊亦歸命矣。蓋此輩本爲王臣，不過爲朝廷誅求已甚，故鋌而走險，以致此耳。豈生而爲盜者耶？按是時正當亂離之日，仍然南海求珠，皆不儉之故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雕。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此第四首追憶房公分鎮討賊之說爲是，而

惜其不用也。言丹桂則遇風霜而愈勁，青梧則至秋日而先彫，是強幹由來尙矣。有國能用強幹之計，則羣扶之主，倍有神靈懾服。所至未有不臣伏於聖朝者也。假有逆命，則受鉞專征，託親賢以往，其穆穆皇皇之象，所處愈自卑恭，而懷德者愈遠，聲教所頒，薄海俱遙矣。是則古者封建之制，誠爲聖治之所當遵，豈必獨擁尊位，以聽簫韶而遂觀德化之

成哉蓋公原是瑄議而謂瑄賢不宜去相位以論救之職是故也。

寇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辭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此言諸將之不能成功與官守之不能盡職者皆由中人爲之掣肘也。肅宗之世李泌進直取范陽之策而李輔國阻之郭子儀有克



復兩京之功而置之閒散之地。則魚朝恩忌之。李光弼有破河陽取河北之績而抑之使不敢入朝。則陳元振憖之。他如讀春陵行而知袁道州之爲諸司所迫。皆閹宦爲之主。使百姓受其偪仄。往往出而爲盜。故寇滅而還亂。兵殘而將疑。雖有登壇之名。而謀不見用。假焉而已。何能尅日奏功以報主恩哉。至於領郡牧民者。率於符牒之徵求。不能子惠黎

庶黯然無色。及其敗乃績也。皆得有辭以自  
解。然則今日之勢。至尊竟成孤立。誰與爲輔。  
下民盡爲冤抑。誰與求伸。計惟有宸衷忽悟。  
下哀痛之詔。以問四海之瘡痍。則庶乎君民  
一體。上下情聯。而世難其有瘳乎。問瘡痍之  
上。妙在用端拱二字。以見奉行之無人也。五  
詩感懷。全在君國孰謂居江湖之遠。而遂恣  
然不顧哉。

杜詩言志卷九

杜詩言志卷十

佚名

傷春五首

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  
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  
關塞三千里烟花一萬重  
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  
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  
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

此詩亦與有感相似皆以朝廷危亂關心之

故特當春時而發。故謂之傷春。觀公自註題下云云。則知春前若知已收宮闕。卽無此傷感矣。首言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似喜春光之不爲兵減色。而其實則怨春光之不爲兵措意也。夫春光出於天。而天未厭亂。故春光自爲流轉。濃其所自濃。天下之兵。關渠何事。而憂心世亂者。爲之遷怨於春光而傷之。豈非至情之所感發而然耶。然後接之曰。夫

天下之兵非尋常之兵也。西京乃吾君輦轂之地。而疲於百戰。則深入可知。北闕乃吾君警蹕之處。而已任之羣兇。則播越可知。惟此春光之濃。則自此江劍以外。回望京華。關塞三千里之中。其爲烟花。菱疊。何啻萬重。徒使吾君蒙塵以出。不避霜露。御宿越在草莽。誰爲殿帳之洪然。則此春光之濃。雖烟花萬重。不足以取人之歡樂。適足以動人之悲傷。而

已是安得如殷商之復興。不失其前王之道。  
周室之遷洛。仍還夫舊國之容。則蓬萊雲氣。  
總合從龍。是乃爲天心之正。而太平景象。不  
負此春光之豔麗也。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捲幔。草碧水  
通池。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原自白。淚  
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  
靜。北望轉逶迤。

前章專爲朝廷。此首則以己事言之。鶯入新年。則逢時而語矣。花仍故枝。則應時而開矣。天氣澄青。暖風入而捲幔。草萌新綠。寒水泮而通池。春光之可愛如此。無如人事不堪。酬對其牢落而無所底止者。官軍之征調甚遠也。蕭條而無所依附者。萬事之歸宿皆危也。夫吾年已暮。髣毛原白。今春更益其白。行至窮塗。淚點常垂。今春更益其垂。只因骨肉睽



離家庭隔絕不是無兄弟其如離別何也則  
今日靜處巴山之外當此春色之中徒北望  
鄉關透迤不能猝至其爲傷感當又何如也  
日月還相鬪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  
危機大角纏兵氣句陳出帝畿烟塵昏御道耆  
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  
釣王肯載同歸

此因傷春而追咎於人事之不善也上兩章

是因自己襟懷醜惡故把春光發放一回此  
一首絕不發放春光卻將天象帶來夾說以  
與春光映帶此又一巧妙也言日月雙丸原  
非相鬪而今之華夷相抗猶之日月還相鬪  
也星辰象緯原非合圍而今之南北兵戈猶  
星辰之屢合圍也天有執法之星而天子亦  
有執法之臣所以觸邪去枉而今則反聽信  
邪枉以誅執法是以變履危機也夫危機何

如乎。大角者帝庭之象也。而兵氣纏之。勾陳者六宮之象也。而出於畿甸。以致烟塵昏騰於御道。耆舊哭把夫天衣。諸軍逃散而行在闕如。大將擁兵而來朝。絕少何也。皆執法無人。而忠良斥遠故也。今日屠釣之中。尙有隱淪王其肯後車命載與同歸乎。苟能得賢。猶反治之機也。

再有朝廷亂。誰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

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無嵇紹血。沾灑屬車塵。

此下二首則暢言朝廷之可傷而不復及春事。蓋傷春只是興起也。言今日之亂實爲再見此何事也。其可再乎。遠方僻處之臣聞之不勝駭悼。亦安知其消息之眞何若也。近日傳來之信。謂王人在洛。而又復有人道是朝

使俱往歸秦。但秦洛雖未可定，而奔逃之苦，則近切天潢，奪馬而悲者，公主也。登車而泣者，貴嬪也。欲北上蕭關而不決，思東巡滄海而遲疑，此時之去就未卜，安危莫保，倉皇之狀固宜。若是而朝廷之上，猶多老宿大臣，豈無一人焉，以死勤事，以身殉國，如稽侍中之血濺車塵者乎？噫！夫何未之聞也。

聞說初東幸，孤兒卻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

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走御河。得無中夜舞。誰  
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修  
德。猶足見時和。

承上言。豈惟大臣無可倚毗。卽諸宿衛之士  
亦皆逃散。蓋以人心不屬。平時不能分太倉  
之粟。是以急難之秋。皆棄戈而遁耳。於是胡  
虜入無人之境。而漫登前殿。王公無禦寇之  
策。而羣出御河。諸臣之中。猶有中夜聞雞而

起舞者乎。厲擴清中原之志者誰也。大君之意亦曾興歌大風而思得士也乎。弘威加海內之畧者誰也。徒使烽燧生於春色之中。而薜蘿掩彼幽人之泣。夫何益乎。計惟有君臣修德以盡匡桀之職。開率作之基。則天意可廻。而時和可望。豈可長作新亭對泣哉。此詩五首。只次首計及身家。其餘四首皆在朝廷。或如怨如慕。或如泣如訴。少陵葵藿傾陽之

性固老而彌篤也。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  
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  
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  
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  
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此言釋悶言悶之不能遽釋也。自安史之亂。



以至於肅代之世。兵戈叠起。十年不解。至於吐蕃入寇。天子蒙塵。由幸陝州。夫豈黃帝之失道於襄野。抑豈晉明之揚鞭於湖曲哉。亦迫於胡馬之犯順而已。由是豺狼塞路。烽火夜橫。變亂極矣。夫奔走者。豈天子之所願見。亦應厭苦而思所以禳之。昇平者。羣公之所。以報主。固合盡瘁以求。所以致之。然去奔走而奏昇平。必須改絃易轍。假使誅求之符使。

不絕於塗。使小民不堪其命。孽髮如陳元振。得全其生。俾小人樂效其尤。則中外咸失其心。反治無由。非江邊老翁之錯於料事。與眼暗而不見風塵之清也。夫自言錯料事。固亦謙辭。然正以反明其必不然耳。此又一關心治亂也。厥後延至德宗。尙有朱泚之難。孰謂少陵之先見。不如操左券哉。

滕王亭子

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尙可攀。春日鶯啼  
修竹裏。仙人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  
蕊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  
知還。

大抵山林清絕之境。能使人愛之而忘世。至  
於入世之人。受盡無數欺凌妒害。一到此雍  
和恬靜之處。真是心目灑然。另有一番快樂。  
老杜之入世深矣。始而厭棄於機巧。既而奔

走於亂離。真是苦楚漫無出路。一旦得遊滕  
王亭子。見其占踞幽勝。滿心歡喜。舉體快暢。  
遂爲之咏歌。嗟歎大有出世之想。言此亭子  
乃滕王之所創建。枕於巴山之上。其境清冷  
幽異。超出於塵垢之表。我之來此。如攀丹梯  
而直上。何快如之。但見當此春日。冲融天光  
下映。修竹鶯聲。啼於其內。有如簫韶之盡善。  
而非巧言之可畏也。且如在仙家白雲縹緲。

之境雞犬鳴吠於其間而非狺狺之可憎也。羅於其下者清江碧石。砭入心脾。酷愛之而不能捨也。列於其側者濃花嫩蕊。斑於几席。四望之而應接不暇也。吾觀此景。雖出牧於此邦者。亦將挂冠而休隱矣。而况顛沛流離於道路者哉。噫。讀此詩。吾亦爲之神往矣。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

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龍巖窟。石  
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  
漁樵。

此首有出世之想。而甚歎其境界之高妙也。  
玉臺本枕於巴山之上。因其在積翠之間。遂  
有似於中天。又加一遙字。則杳然騰出於虛  
空之際矣。既在虛空之際。則豈非上帝所深  
居之絳節朝乎。既爲上帝之所居。則百神自

當供御。遂有馮夷爲之擊鼓。羣仙自當效媚。而秦女爲之吹簫。且神仙萃集之地。則幽真不隔。江光隱見。直入竈鼉之窟。洞悉隱微。不必然犀之照也。仙路常通。則山石參差如駕。烏鵲之橋。濟渡塵凡。不啻銀河之岸也。靈境若此。則居此山中者。自有得仙之人。由返老還童。而駐顏生羽。白日飛昇者。我雖無仙骨。無分冲舉。然使在此。被黃髮而終老於漁樵。

不亦愈於僕僕道塗耶。此二詩皆其一時欣  
羨之辭。自非其真。不過藉以豁一時之胸懷。  
又以見山光之美也。千載而下。讀此詩而思  
此景。卽不必有此景。而但讀此詩。已令人超  
超玄著矣。

自閩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  
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



室畏塗邊

少陵自亂離奔走。所避之盜非一。十年以來。迄無寧歲。今方欲向三峽下九江。以適吳楚。因嚴公有再鎮之命。復作挽留。故領妻子。仍還成都。此其行止。皆爲世路所牽而返。已絕無自安之計。故作此詩。以自悲。言十年以來。悠悠汨汨。與歲月俱馳者。爲避羣盜故也。乃西川旣無所依。欲投南國。而南國之計未就。

復返西川。此豈吾心哉。不過爲物所役。而驅  
之以不得不然之勢耳。夫形爲物役。而神爲  
之傷。水照其子然之影。而悲淒。山增其落莫  
之容。而愁寂。夫以我一人所遭之無依著若  
此。而帶累妻子。舉室行乎慄慄危懼之塗。吾  
能無缺然哉。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裒翠微潤。馬銜青  
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卻尋蹊。何日兵戈盡。飄

飄愧老妻

此承上文言舉室畏塗邊何以明之蓋以此  
塗中有長林焉忽爲大風所偃其勢迴復震  
盪令人志意俱爲驚迷不能自定也又如山  
中雲霧迷漫翠微之氣霑裋衫袖皆爲潤溼  
道旁青草蓊鬱馬飢欲食銜之而嘶人馬之  
勞頓若此而途中之險則莫若棧道懸於萬  
仞之上有時山石突兀之處棧爲之避則斜

而不能平直。常令經此者懷傾跌之懼。又如  
津梁之所在。其橋忽斷。而水深不能竟渡。只  
得繞道別尋蹊徑。此等意外之虞。咸所閱歷。  
要而言之。其所以致此者。皆由兵戈使之然  
也。而兵戈何日得靜乎。一日不盡。則飄零一  
日不已。老妻何罪。而倡隨者乃此一腐儒也。  
吾能無愧乎。

行色遞隱見。人烟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

雲呼轉石驚魍魅。揮弓落狢貍。眞供一笑樂。似  
欲慰窮途。

此第三首則俗所謂苦中作樂也。言山行之  
可畏若此。而於其中強尋樂處。則亦有可喜  
者。如山迴路轉。行人互爲隱見。村連塢斷。人  
烟時或有無。僕夫穿竹徑之中。則恐其牽挽  
而相語。稚子入雲霧之內。則目爲迷眩而驚  
呼。此皆山行中自然之景。又如偶然轉石則

墜落於千仞之下。而格磔之聲。足以驚魑魅也。偶然抨弓。則矢加於百步之外。而矰繳所至。往往落狢颺也。此其無聊之極。強爲遊戲。直可以供艱難中之一笑。庶藉此樂以慰我窮途乎。一笑。暗用賈大夫射雉事。趣甚。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眞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

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  
憶邨筒不用沽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  
潛夫。

此詩五首總爲嚴公再鎮成都因亦復返而  
作本無別寄託惟其中亦有無限妙旨不可  
不爲點出此章首言我之復歸成都居草堂  
者只爲公再剖符之故然公去而我亦去公  
來而我亦來我豈依公爲命者哉特以公至

則治公去則亂蓋因大將歸朝廷而羣小起  
異圖徐知道之亂適在公去任之時故我不  
得不避於東閩也今公再至則必使治化再  
行風俗再美閭閻之間皆知揖讓而無頑梗  
不率之夫此誠吾所願適之樂土雖松竹荒  
蕪何足論耶况公素常愛我處我以幸舍而  
食我以丙穴之魚置我於兵厨而飲我以郫  
筒之酒我何爲而不至哉且我若不至則負



公望我之意。昔我之草堂。開小徑於浣花溪。  
上公會駕五馬以來。臨舊所諳習。今一到蜀。  
望我而不見。幾廻書札來相邀約。則待我之  
意殷矣。潛夫於此。敢傲睨而不前哉。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爲憂  
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廻  
首風塵甘息機。其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芟  
荷衣。

此第二首承上言我之思歸蓋已久矣。雖我之在錦官城西不過一草堂其爲生事至微。然而所暫安已經三年。夫人貴有恆亦須貞靜。烏皮几尙在。安有不思歸以依戀故巢之理。況我之去也。原爲亂兵之入而去。今亂已平。自可復來。但恐遭此一番兵亂。所與其處之鄰人不能無更變耳。夫天地如許之大。而至於今則狹隘已甚。雖側身處之猶覺難。

容安得置身於羲皇之上。此懷古之所以情  
深也。總爲風塵所苦。無處可以息機。是以如  
此。而今幸矣。謀及諸昆伯姊。共說總戎嚴公  
復來鎮此。其爲風雲龍鳥之陣。最爲森嚴。然  
則以之戡亂。而於遊子之芟荷衣。則甚相宜  
而不相妨礙也。而何爲不速往就之哉。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  
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只憑黃閣老。衰

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是人間行  
路難。

此第三首則計及歸後之事。言我處草堂常  
苦是江岸沙崩而藥欄爲之損壞。又江檻每  
爲風湍所落而傾圮。此歸時所急須料理者  
也。所最愛者手植之新松。恨不能卽高千尺。  
我所惡者蔓生之惡竹。直須斬去萬竿。此又  
歸時所當或爲培養。或爲釐剔者也。總之歸

後之生理雖有黃閣老之可憑而老去之衰  
顏斷無紫金丹之可返蓋回憶三年以來奔  
走之勞竟存皮骨方信人間行路之難而況  
乎其在窮愁離亂之中也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  
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  
店山橋送馬蹄。豈藉荒庭春草色。先拚一飲醉  
如泥。

此第四首則追述其去此之可惜而歎今來者之可喜也。言此江村竹深而寒沙輕而碧則吾所居之浣花溪也。其地幽邃而曲折樹木交錯於其間如橘刺藤梢互相縈繞咫尺之間皆若迷漫而不通是以過客至此簪裾出入愁其妨礙卽在此之居人亦若周遭相似猝不能辨別東西其杳渺幽深若此真可爲野人之居奈何捨之而去使書籤藥裏塵

封於蛛網而勞勞於野店山橋。道送馬蹄。此  
誠回思不堪其悔恨者也。乃今幸獲嚴公之  
再鎮。使井里復得清寧。此一歸也。實出於望  
外。吾將何以對之哉。計惟有一到之日。便藉  
荒庭春草之色。先判一飲。使之爛醉如泥也。  
豈謂不宜耶。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堠  
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莫

教鵝鳴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  
更新。

此第五首則計及於到後居家之事也。言我  
於清江之上處處見有白蘋相帶則知春色  
正妍。由是而歸則到故園之日殘春未罷猶  
得而見之矣。時光既可樂而又值嚴公再鎮  
蹶致昇平。雪山之斥堠皆無兵馬而我與之  
賓主逢迎於錦里之間又何其暢遂也。然則



我於此時慎毋物望自矜。卽當和以處眾。雖俗客到門。亦當容接。休怪兒童之濫爲延入也。更勿行止不檢。必須敬小慎微。雖鵝鴨之細。不教放迭。以觸犯比鄰之籬落。生其煩惱也。然則曠達之懷。又加之以謹細。則風流之度。不減習家池上。何況荊州在邇。披拂照蔭。與之相賞於風塵之外哉。讀此詩五六一聯。知延俗客勿惱比鄰。真處世絕大學問。東漢

諸君子只因過分流品致釀成黨禍殺戮至  
無遺類而鄉黨之中不宜以賢知先人載在  
古訓先生斯言其所以教萬世者深矣此詩  
五首向來編輯次序多誤今爲改正則確有  
意義可憑解人當能辨之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檐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  
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淨水靜輕

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卽爲家。

嗚呼。吾於先生此詩。而不勝其言之悲也。兩年以來。奔走於東川梓潼之間。顛沛已極。方欲下荆門。適吳楚。傍皇未果。今遇嚴公。再鎮。得以復還成都。宜其憂懷頓釋。卽此詩所言。亦皆暢快之事。而吾顧以爲其言益悲者。何也。蓋人之所樂者。莫樂於前途之未可量而

踴躍以赴功。所苦者莫苦於後。此之無可期。而將就以終老。故當拮据奔馳之日。此心猶然鼓舞。惟至此日。忽念前路將盡。一切放手。此不獨爲不祥之言。亦卽此中灰冷無復更然之機。故前詩苦境雖多。未嘗有吾生有涯之句。自有此句。則自此一詩始。故讀此詩而若無此一語。則不妨皆作樂境觀。如臨江竹覆地花景物之佳者也。歸時適當春日。時之

最佳者也。倚杖傾壺，在在可樂。遠鷗輕燕，落  
落可喜。謂之樂境，誰曰不可。而一觀於後幅，  
吾生一句，則從前諸語，皆一齊變壞。可樂之  
境，轉益堪悲。若曰：此臨江竹、覆地花，皆故物  
也。乃一別而去。於今三年，頻過甲子。今日歸  
來，忽又是一年春也。時日之迅速，若此。我於  
三年中，何所成就也。故倚杖而看孤石，如我  
之子。然一身天涯，涕淚也。傾壺而就淺沙，如

我之拋離故土。寄居浮浪也。遠鷗之浮水而  
靜。猶遠客之泛泛無所之也。輕燕之受風而  
斜。猶無力之人。隨世驅迫不能自主也。世路  
之艱難多梗。如此歲月之易逝。又如彼。我何  
人耶。衰羸已極。尙能經此幾番周折耶。吾生  
有涯。亦可知矣。故吾前者猶惓惓不釋。思歸  
故里。以邱首爲心。而今已何復望耶。隨他命  
數所至。卽爲歸著焉可矣。觀此則少陵蓋已

逆料其旅櫬他鄉。而其年不永也。豈止爲一日之詩讖耶。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斷劔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番漢殊。西卒卻倒戈。賊臣互相誅。

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  
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  
肯辯無辜眼前列桎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  
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  
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  
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爲遊  
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薤榛蕪入門四松在步  
屨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回入衣裾鄰里喜我



歸沽酒攜胡蘆。大官喜我來。遭騎問所須。城郭  
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尙未寧。健兒勝腐儒。  
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  
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

此詩大旨不過謂因亂而去。亂定而來。然而  
總非吾置身之處。誠天地間一大贅疣。食薇  
不敢餘。自怨之甚也。然吾觀其前一段敘亂  
處。敘得何等簡潔。便是史公絕妙筆法。中一

段描寫亂人情景何等淋漓盡致便是三百  
懲戒法旨入後敘歸來情事與前昔我今我  
總起二句何等結構便是廬江小吏婦長篇  
古風脫化此等詩直是天地間大造以來所  
獨得之妙領非蘇李之所能夢見而况建安  
七子以下一流人物耶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

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彫傷幽色幸秀發疏  
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  
損得愧千葉黃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  
今始歸青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  
清風爲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  
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  
跡可兩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此先生自信其所著作足以高蟠於千載之

後而非四松之所能及也。蓋以事跡言之，則四松初移植於先生之手，始而三尺，繼而人長，三年之別，遂不同如此。然則千載之後，四松之高，蟠於穹蒼也，必然之理矣。先生安在哉？若置事跡勿論，且談賦詩，則先生之詩傳於千載之後，且將與造物同其不朽。彼四松者，一、二千年之後，必歸枯朽，其析而爲薪，不知其幾矣。然則四松存而不能留，先生空抱

其慘澹之戚先生之詩傳卽四松亦與之俱  
傳是先生之爲功於四松者豈止一日之藩  
籬與三載之隄防而已哉是以幽色秀發疏  
柯昂藏起清風而灑微霜者聊以送先生之  
老曾未足以報先生於萬一也有根蒂者亦  
奚足以配無根蒂者哉至於黎庶未康等語  
則先生之本性時所呈露而不能免者也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  
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尙爲谷何  
傷浮柱欹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旣殊大厦  
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人生  
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此先生借水檻之傾欹而含諷穎脫一悲扶  
顛之用枉其才一悲故舊之人遭其棄也言  
此水檻臨於蒼江風颺雲雨之衝本爲難支

又當遊子遠出無人撐持之時則浮柱之歛也必矣然則具扶顛之才者豈真乏匡救之策無如當放逐之餘絕口不道蓋不蒙獎勸反遭戒懲若更不知避忌而妄言興作恐爲有識者所嗤笑以爲不明於進退之理矣輕輕一語點著便住又言此檻非同大廈之傾原可以一木支柱甚易爲力至其餘欄檻之損壞者則可以不必復整以臨川而視足以

放懷於萬里。原無須於此也。夫此水檻雖非復從前之舊觀。然於我則爲故物。正人生之所當繫念者。何今之人則每易於棄捐故舊者何也。又輕輕一語點著。便住下仍有破船一首。辭意極明。故未著解。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



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  
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紉細綺相追飛。貴戚  
權門得筆跡。始覺屏幃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  
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  
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  
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  
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願  
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

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  
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  
龍媒去盡烏呼風

唐之玄宗爲一代英主當其初養晦藩邸突  
出而削平內難纂成大統及踐祚之後遂任  
用姚宋相繼秉鈞天下大治俾開元之盛比  
隆貞觀且又風流跌宕精通文藝妙解音律

賞識奇珍。少陵生當其時，以忠愛之心，遇聖明之主，自當葵傾藿向，念念不釋，雖屢遭屈抑，不肯捨去，所謂生逢堯舜君，不忍使永訣者是也。雖其後以安楊搆亂，社稷幾覆，然瑕瑜不掩，不得因其後之失而並議其前之非也。此詩是說曹將軍畫馬精神所注，猶戀戀玄宗，不勝鼎湖鳥號之痛，首言凡屬藝事，不易有名，其得名者，大半皆係王侯將相，如國

初之善畫鞍馬者其神妙獨數江都王也乃將軍繼之以起畫一馬而人間稱爲真乘黃復見者蓋以三十載來得善畫之名故也然名非偶得必賴有真能賞識之人爲之品題然後其名始著將軍之所獨蒙賞識者何人乎則當時天下所羣推爲至神至聖四海九州所羣奉爲至尊無上者先帝是也蓋先帝曾有龍馬名日照夜白珍之愛之欲從而貌

之以垂永久。因知將軍善畫，故召入殿庭，命之貌之。而將軍奉詔，乃爲之貌。夫貌之非徒貌其形也，將並其神而傳之。乃將軍不徒傳其神，並傳其神之所自出。蓋馬本龍種，將軍得其本原之所在，而精神感召，至使龍池之中神物鼓舞，一連十日，霹靂飛出，惟先帝於其畫之初成，遂知其神異，必至於此。乃命婕妤傳詔，使才人索於御府，得殷紅之瑪瑙盤。

以賜將軍。夫瑪瑙盤者，天下之奇寶也。自有此賜而將軍拜舞稱謝以歸，於是名震都下。貴戚權門無不欲得筆跡以光屏幃，是以輕絢細綺，爭先恐後相追逐而飛送於將軍之門矣。彼貴戚權門豈真能知畫者哉！不過爲先帝之所賞識，遂從而貴重之耳。夫將軍之名雖由此而得，而將軍之筆實亦不虛其名。所畫之馬，率皆名馬，不一而足，卽以此圖言。

之則其一爲太宗之拳毛騮其一爲郭家之獅子花此二馬者將軍未嘗言其所自而識者自能鑒別久爲歎嗟蓋畫雖居縞素之上而能傳出其神駿如在疆場之上開風沙之漠漠以一敵萬焉圖中共有九馬二馬之外其餘七匹雖莫辨其名目而亦皆殊絕使人望之皎然如對長空之烟雪臞臞飛動夫烟雪盤空矯變莫測馬之飄逸駘宕似之於是

蔭之以長楸。侍之以馬官廝養。使九馬之神  
駿。煥發於其間。不屑爲駑下之姿。而顧視極  
其清高。不肯爲躁劣之性。而步驟極其深穩。  
此不獨馬之精神見。並其德行而亦見之矣。  
馬之可憐惜者若此。而能苦心愛之者誰耶。  
則前有支遁著名馬癖。今則韋諷錄事固其  
流亞也。等而上之。則總莫若先帝能知畫馬。  
又能愛馬。吾嘗追憶當年巡幸新豐宮之時。



建翠華之旗，拂天向東而來。從駕之駿馬如雲，騰驤磊落，幾於三萬匹之多。其筋力骨節，皆與此圖之神駿相同。而今安在哉！一自先帝大行，賓天。河宗獻寶而後，遂不復有射蛟。江水之事，山陵歸於金粟，不復有龍媒。天馬之來，遙瞻松柏，惟聞眾鳥呼風而已。小臣雖欲攀附龍髯，以上升於帝鄉也，其可得乎。噫！少陵至此，猶追憶玄宗不置，誠可哀矣。獨是

作畫馬詩而筆勢之騰擲精悍便如一匹渥  
洼龍駒相似無一字頓置無一筆懈弛一縱  
便有千里之勢一落便有千丈之強飛騰變  
化不可方物吾無以名之亦名之曰龍池十  
日飛霹靂

杜詩言志卷十